

塑造一个时代心灵和精神的容器

——从贾平凹《河山传》中的饮食描写谈起

作为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河山传》打通了乡村与城市的叙事空间，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为经线，以商人、企业家、进城务工的农民、政府官员等组成的人物群体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为纬线，写出四十多年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之下小人物命运与国家宏大发展历史的互动与交汇。

同时，《河山传》中的饮食描写，呈现社会发展状态和人物生存状态，不仅是联结故事情节、推动情节演进的道具，其本身就是小说人物生命的组成部分，呈现出饮食和饮食场景背后的深层内涵，摹写出人物情感，使小说人物生动鲜活而立体的多面，也反映出时代中的社会风情、地域文化。

根据文本梳理统计，《河山传》中饮食及饮食相关场景的描写共计108处，两万零余字。“河山”，河是洗河，山是罗山。青少年时期的洗河是个顽劣任性的人，“洗河让娘不省心，娘想着把洗河认给灶神。”灶神，也被称为灶王、灶王爷、司命真君，在中国乡土神灵谱系里，灶神是掌管饮食的神，也被视为家庭的守护神。饮食，在小说中显然有着不同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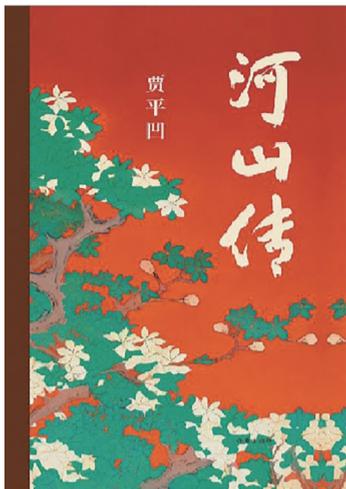
《河山传》对饮食的描写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直至当下西安城的风土人情。小说写罗山去城河沿喝茶听秦腔，上承罗山和洗河打配合解决翠花路楼盘管道问题的描写，下启洗河帮兰久奎处理祁志宝敲诈老领导棘手事的叙述。这段描写看似闲笔，寥寥数笔却写出了西安市井生活场景，点染出罗山的日常生活，写出他带着浓厚西安地域特色的娱乐爱好。

贾平凹对每一个人物的好恶并不明显，态度只隐藏在文本之后。因为他认为，“观念会随时改变，事实才长久。后一种的方法只呈现事实，细读细品则有别样滋味，如古镜一样，越擦越亮。《河山传》采用了编

年史的形式，它必然是一些事实的呈现，它的叙述也必然是平静的。”读完小说，掩卷长坐，能感受到隐匿在小说叙述背后的作者对人生对世态的感悟，人不会倏忽来到这个世界，又倏忽离开，隐约可见因果。

《河山传》描写了一百多种饮食，其中描写得详细的有三四十种，这些食物本身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寓意。《河山传》中的爆米花起到了线索的作用，爆米花机和爆米花连贯起一系列人物和情节变化。爆米花机的漂泊意象象征着小说人物的命运，爆米花机随着寻找丢失女儿的楼生茂漂泊四方，洗河也因遇见楼生茂学会爆米花手艺，背着爆米花机从乡村游走到西安城，又因爆米花遇到罗山，而罗山收留洗河，还是因为罗山父亲喜欢吃爆米花。罗老爷子也是城市的漂泊者，对爆米花有着执着的迷恋，同时有着对乡土人情的坚守。爆米花的情节还与罗山、兰久奎等众多人物产生关联，这种带着漂泊意味的食物，有着小说人物关于乡土食物的记忆和眷恋，也是游走城市孤独焦虑时的慰藉。花房子遭遇大洪水时，爆米花又成为救命食粮，颇具象征意味。

《河山传》饮食及饮食场景的描写具有语言的美感，往往寥寥数语，写出食物的制作过程、色相风味，读来令人口齿生津。这些描写对理解《河山传》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小说描写饮食，更是以饮食为媒介，呈现乡俗风情，人物情感；以饮食及相关场景的描写写出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全方位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的世道人心。读完《河山传》，读者对饮食产生敬畏之心，心生对日常饮食的珍惜，对此生相遇的与饮食有关的人、动物和器物的尊重，对我们身处时代的珍惜。同时，通过饮食描写，小说完成了对人性的洞察和深刻揭示，看似传奇的《河山传》有了形而上的思想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山传》具有很大的解读空间。



书名：《河山传》
作者：贾平凹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小说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偏好。如果把每个人物和各自的食谱对应起来，可以发现，饮食反映了人物性格、成长经历和社会角色，也反映着他的生命节律。如果把一一对应的人物和食谱打乱，对小说进行深阅读的读者还是很快会正确地排列组合。“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兰因因果，必有来因”，这颇有禅机的“佛曰”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贾平凹说：“一切文学可以说都是在传达经世的经验，上应天心，下合人望，既有对宇宙、历史、人生的观照，也有对个人的、生存的、爱情的愁苦和喜悦的述怀。”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已超过五十年，就像古老民族吟唱史诗的游吟诗人，他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文学讲述者、解读者，他一直用文字讲述这个时代中国人的记忆和物质印记。他的讲述，是讲给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人听，也是讲给依然在这个世

界里生活的人听，他还要讲述给未来的人听。他在为未来的人记录这个时代的人的故事。《河山传》后记中，贾平凹说：“这样写行吗？这是我早晨醒来最多的自问。如果五十年，甚至百年后还有人读，他们会怎么读？读得懂还是读不懂，能理解能会心还是看作笑话，视为废物呢？”以文学记录自己身处的时代，是贾平凹认定的使命，他用文字刻录这个时代的影像，把时代生活世界还原给读者，让更多读者体会这个时代的气氛、情绪、情感。

“《河山传》写的是四十年间的生活。这四十年社会剧烈转型，什么事情都在发生着，如一条大河而下，汹涌澎湃，堤岸在崩溃，屋舍在倒塌，但又改变着两岸，滋润了更多土地。这伟大的四十年过去了，回头来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哪些故事，这些故事为什么发生，有哪些困境，人性又表现如何。在我的创作中，我想有一个集成的作品，这便是我写《河山传》的意义。”显然，贾平凹写《河山传》是从百姓立传入手，“当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在某一点上相交了，就可以有写的东西，写出来的个人命运也就是时代命运。这也是书名之所以叫‘河山传’的原因。”

《河山传》里的西安以及西安周边乡村，是《河山传》的现实地理空间，又是文学空间。这一文学空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容器，小说中关于饮食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面和复杂的人物关系，都鲜活在文本当中。这个时代能为后世留下些什么呢？这是超越现实的精神念想。

有如盛满饮食的容器，贾平凹营造了我们民族一个时代心灵和精神的容器，这里有着这个时空的世道人心，也有作家不动声色的理解和反思。正如贾平凹所说：“文学使现实进入了历史，它更真实而有了意义。” □ 沈伟东

年味是传承与眷恋

在我的记忆中，年味总是与父母忙碌的身影、喷香的年夜饭紧紧相连。

团圆饭

小时候，盼望着过年，是盼那新衣、美食、鞭炮，还有压岁红包。如今，我们都已长大，结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年，于我们来说又有了别样的滋味。

虽然和父母家住得很近，每天也能见面。但是每当春节，站在家门口，感觉那熟悉的门牌号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年初三是妈妈的生日，推开门，父母那满是欣喜的面容映入眼帘，他们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布满脸庞，可看向我的眼神，依旧满是宠溺。

以往，团圆饭、生日饭都是父母掌勺。厨房里，母亲切菜配菜，父亲生火炒菜，两人配合默契。那些美味的红烧羊肉、清蒸大闸蟹、凉拌黄瓜丝、崇明糕、豆沙圆子、长寿面……是年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而今年，看着父母日渐年迈的身影，我和老公决定亲自下厨，为他们做一顿团圆饭，烧几个妈妈喜欢的生日菜。

我系上围裙，站在厨房里，却有些不知所措。看着案板上的食材，不知从何下手。切菜时，刀在手中显得格外笨拙，菜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想起母亲切菜时的干脆利落，心中满是惭愧。还好有老公掌勺，倒油、点火、下锅、放调料、出锅一气呵成。在一阵手忙脚乱中，饭菜终于上桌。卖相虽不怎么样，但父母吃得格外香甜。母亲笑着说：“女婿女儿做的饭，就是不一样。”父亲也在一旁点头附和。那一刻，我才明白，父母在乎的不是饭菜的味道，而是这份心意。

收红包

吃完这顿充满爱意的年夜饭，伴随着崇明水仙花的香味，父母迫不及待要我视频连线远在国外的两位姐姐，隔着屏幕就能感觉到我们彼此之间浓浓的思念。大姐的一声“妈妈”，二姐的一声“爸爸”，顿时让年迈的父母泪眼婆娑。在万分不舍中切断了连线，一家人围坐下来在电视机前看文艺演出，电视里欢声笑语，我们也跟着乐。文艺演出没看满半小时，老爸已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而此时母亲站起身，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进里屋，出来时手里多出了三个红包，笑咪咪地递给我。我一愣，忙说：“妈妈，我们都这么大了，你的外孙女也工作了，不用给红包了。”母亲却执意塞到我手里，说：“在我们眼里，你们永远是孩子。”接过红包，手心里传来的温热，直达心底。

小时候，收红包是理所当然，满心欢喜。如今，再次收到父母的压岁红包，心中更多的是感动与不舍。这红包里，装的不仅是钱，更是父母对我们无尽的爱与牵挂。

窗外，邻居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远处的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新年氛围在阳台上闪烁着喜庆的光芒。在这热闹的氛围中，我看着身边的父母和亲人，心中感慨万千。

年味，不仅是团圆的喜悦，更是一份传承的责任，也是父母给予的那份永远不变的宠爱。尽管时光流转，角色变换，但家的温暖，年的味道，永远不会改变。 □ 陈赛

深情的恋歌

——《沙地之恋》后记

沙地是长江入海口地区的统称。

长兴岛形成的时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开埠的时刻，航飞船连接的上海滩，长江入海口的小沙洲并不是孤岛。地域价值的体现，在于地理位置重要性的提升——上海开埠，这是中国明朝洪武年间封海、清朝雍正年间闭关锁国后，国家意义上的第一次对外开放。全新的社会治理概念和生活理念影响到上海以及上海以外的华夏大地。那个时代，在围垦长江入海口沙洲上土地的时候，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里的潮汐规律，对于潮水冲击岸堤的能量也有了把握；那个时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战乱使江浙大批人口特别是有钱人纷纷迁入上海，也促进了长江入海口围海造地的投入。在新围垦的沙洲上地多人少，荒芜野荡，从句容江阴南通海门包括崇明岛上，他们大都以血缘亲情为一个整体迁入沙洲，他们面临的独特生存方式是寂寞无助，因此，崇明的故事里，讲的是历史，是传说，而新的沙洲上，故事里只有生存的艰难。

在这样艰难的生活里，走出来了一代又一代长兴岛人。今天，教科书上说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而长兴岛比上海更加彻底，是完全的移民岛，这个时间和上海城市移民

时间是一致的。重要的是，长兴岛移民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几乎都是文盲。文化的缺失，是长兴岛发展中的硬伤，直到今天，长兴岛人不知道这些沙洲围垦成陆的具体时间和早期长兴岛人生活的状况。因为没有文字记录，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让今天热爱长兴岛文化、关心长兴岛发展的很多人，像考古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初期原始的长兴岛，结果耗尽精力，收获甚微。

今天，大家都意识到，文字的记录和文化普及是多么重要。一个地域内，从学者到普通大众都参与写作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地域最有潜力的时代。《沙地之恋》这本集里，收入了80多篇文字，有近50名作者参与了写作。在《美丽的潘石公园》中，作者写道“我常去那儿看看，每次去都有新的感受，每次去都有新的领悟。”在《长兴岛气色》中，作者记录了三个“长兴岛人”，有老长兴，有新长兴，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角度，把在长兴岛生存的境况，表达得十分完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们是真实的这个时代里生活着工作者的长兴岛人。

是的，在这个时代的写作中，真实和细腻的描写，因为故事和叙述背景过分琐碎，是不容易被纯文学接受的。但在一个地域内的一本书籍中，集中表达这样的社会生活形态，便成为地方史志的另一种写法，就因为史

料的价值变得十分珍贵。

——地方志难写，难在对于一个事件每一个人不同的看法。有人希望呈现与时代相同的格调，有人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记录，由于立场、观点、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的不同，千百年来，中国各地的地方志几乎没有一部是不被人诟病的。成者王侯败则贼，发言权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把一个地域内所有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一本他们自己写的书，在展现真实的生活面上，有每一个作者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同的感悟，相比之下，没有束缚，思想放开，这样自由的文字，相信会被时代收藏。

十多年前，几个古稀老人，自发组成了一个编辑部，把长兴岛形成之后各种时期的文字，系统地编辑成书，这个独立的《崛起的长兴岛》编辑部，对于长兴岛文化的总结提升，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功不可没。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古代中国农村，有一套底层治理的传统办法，筑桥修路、建学堂等，都是依靠民间的力量。那时候，土地是私人的，经济的主体是私有的，农村大抵有三分人组成：一是有土地的农民，自己耕种土地外，多余的土地租给别的农民耕种；二是自己有土地，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三是耕种租来的土地的

农民。这样的结构中，地主乡绅，当然不全是为富不仁半夜鸡叫的一类，他们是农村公共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建设者。也有“富者有连宇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境况，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土地所有权的矛盾暂时搁置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个人财富大量积累后，他们中有的热衷于出国，有的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少有人为家乡筑桥修路、出资办学和对文化的赞助，这是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少有的现象。

大多数长兴岛人节俭、吃苦，在道德标准上谦虚内敛，这是长兴岛人生活里的底层逻辑，是长兴岛文化传承发扬的不竭动力。在今天《沙地之恋》成书的这一刻，大家看到，编辑部的老人动作迟缓了许多，徐光明先生已经去世了，凤卫路9号门前的光影依旧，门口的行道树，不知不觉长高了很多。自费出书，弘扬长兴岛文化，这条路是对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我们这个民族都有回乡和叶落归根的情节，特别是人生暮年，怀乡心切，思乡的心情更加深切，包括编辑在内，这本书里的大部分作者很多已经超过了70岁，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为生养自己的土地，唱一首深情的恋歌，那声音是发自肺腑的。 □ 吴建国